

佛子行三十七頌

作者--西藏 無著賢大師(戊初多美or圖美桑波)

無著賢大師為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公認即身成佛之大師，其畢生修持精華咸錄於此頌當中，實堪為菩薩行者每日功課。

南無觀世音菩薩！

雖見諸法無來去，唯一勤行利眾生，上師觀自在尊前，恆以三業恭敬禮。
正等覺佛利樂源，從修正法而出生，修法復依明行要，故當宣說佛子行。

1. 此生幸得暇滿船，自他須渡生死海，故於晝夜不空過，聞思修是佛子行。
2. 貪愛親方如水動，瞋憎怨方似火燃，痴味取捨猶黑暗，離家鄉是佛子行。
3. 遠惡境故惑漸減，離散亂故善自增，心澄於法起定見，依靜處是佛子行。
4. 常伴親友還離別，勤聚財物終棄捐，識客且遺身捨去，捨現世心佛子行。
5. 伴彼若使三毒長，並壞聞思修作業，能轉慈悲令喪失，遠惡友是佛子行。
6. 依彼若令惡漸盡，功德猶如初月增，則較自身尤愛重，依善知識佛子行。
7. 自身仍陷生死獄，世間神等能救誰？故於依止不虛者，皈依三寶佛子行。
8. 諸極難忍惡趣苦，能仁說為趣業果，故雖遭遇命難緣，終不造罪佛子行。
9. 三有樂如草頭露，是須臾頃壞滅法，故於無轉解脫道，起希求是佛子行。
10. 無始時來憫我者，母等若苦我何樂？為度無邊有情故，發菩提心佛子行。
11. 諸苦由貪自樂起，佛從利他心所生，故於自樂他諸苦，修正換是佛子行。
12. 彼縱因貪親盜取，或令他奪一切財，猶將身財三時善，迴向於彼佛子行。
13. 吾身雖無少過咎，他人竟來斷吾頭，於彼還生難忍悲，代受罪是佛子行。
14. 縱人百般中傷我，醜聞謠傳遍三千，吾猶深懷悲憫心，讚他德是佛子行。
15. 縱人於眾集會中，攻吾隱私出惡言，於彼還生益友想，倍恭敬是佛子行。
16. 我以如子愛護人，彼若視我如寇仇，猶如母對重病兒，倍悲憫是佛子行。
17. 同等或諸寒微士，雖懷傲慢屢欺凌，吾亦敬彼如上師，恆頂戴是佛子行。
18. 雖乏資財為人賤，復遭重病及魔侵，眾生罪苦仍取受，無怯弱是佛子行。
19. 雖富盛名眾人敬，財富量齊多聞天，猶觀榮華無實義，離驕慢是佛子行。
20. 倘若未伏內曠敵，外敵雖伏旋增盛，故應速興慈悲軍，降伏自心佛子行。
21. 五欲品質如鹽鹵，任幾受用渴轉增，於諸能生貪著物，頓時捨是佛子行。
22. 諸所顯現唯自心，心體本離戲論邊，知已當於二取相，不著意是佛子行。
23. 設若會遇悅意境，應觀猶如夏時虹，雖現美麗然無實，離貪著是佛子行。
24. 諸苦猶如夢子死，妄執實有起憂惱，故於違緣會遇時，觀為虛妄佛子行。
25. 求覺尚需捨自身，何況一切身外物，故於身財盡捨卻，不望報是佛子行。
26. 無戒自利尚不成，欲成他利豈可能？故於三有不希求，勤護戒是佛子行。
27. 欲享福善諸佛子，應觀怨家如寶藏，於諸眾生捨怨心，修安忍是佛子行。
28. 唯求自利二乘人，猶見勤如救頭燃，為利眾生啟德源，發精進是佛子行。
29. 甚深禪定生慧觀，能盡除滅諸煩惱，知已應離四無色，修靜慮是佛子行。
30. 無慧善導前五度，正等覺佛不能成，故具方便離三輪，修智慧是佛子行。
31. 若不細察已過失，道貌岸然行非法，故當相續恆觀察，斷已過是佛子行。
32. 因惑說他佛子過，徒然減損自功德，故於大乘諸行者，不道彼過佛子行。
33. 貪圖利敬互爭執，聞思修業將退修，故於親友施主家，離貪著是佛子行。
34. 粗言惡語惱人心，復傷佛子諸行儀，故於他人所不悅，絕惡言是佛子行。
35. 煩惱串習則難治，勇士明持念正器，貪等煩惱初生時，即摧壞是佛子行。
36. 隨於何時行何事，應觀自心何相狀，恆繫正念與正知，修利他是佛子行。
37. 勤修諸行所生善，為除眾生無邊苦，咸以三輪清淨慧，迴向菩提佛子行。

我依經續諸論典，及眾聖賢所說義，為欲修學佛道者，撰佛子行卅七頌。
才淺學疏文不精，碩學閱之難生喜，然依經教聖者故，佛子行頌應無誤。
然佛子行諸巨浪，愚鈍如我難盡測，故祈智者慈寬恕，違理無開諸過失。
吾以此善願眾生，皆發真俗菩提心，不住有寂得自在，咸成怙主觀世音！

達賴喇嘛開示佛子行三十七頌

「佛子行 37 頌」這部論典的作者，是六百年前西藏的「無著賢菩薩」。他出生於衛藏，靠近拉薩的地方。其在世時，即被譽為具有大悲心、菩提心的菩薩，因為他平日就以修學菩提心、菩薩行為主。他後來遷居「無著」，所以人們稱他為「無著賢菩薩」。他不但有菩提心，而且學識豐富，但以他而言，菩提心的觀修是主要的。其時有另外一位大師「帕通康切帕」，有次他因為手痛，就向無著賢大師說：「我手痛，你有菩提心，請你加持我好嗎？」無著賢菩薩說法以菩提心為主，又由於他的誠，所以他的說法常令大眾隨之落淚。而「帕通康切帕」說法時，常講一些故事令聽者大笑，所以他們兩人的說法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但是在當時他們兩人同是大成就者。

在此偈頌前，一句梵文：「禮敬世間自在」，「世間自在」即是觀世音菩薩，為何加此句？因為目前藏地流傳的經論都是由那爛陀寺所來，為表示對那爛陀大師所給的圓滿教法的感恩，所以所有西藏的論著中，常加上此句表示感恩。所以這部論典的藏文版中，亦加上此句，以梵文禮敬世間自在。

「雖見諸法無去來」這偈頌，是對與上師無二無別的觀自在菩薩作禮敬，正如龍樹菩薩在《中論》中讚禮諸佛的悲智功德，此處也是禮讚佛的悲智功德。「雖見諸法無去來」代表諸佛智功德；「唯一勤行利眾生」，代表諸佛悲心功德。「雖見諸法無去來」也就是龍樹所云「因緣所生法，不生亦不滅」的內涵，也是「熄滅諸戲論，敬禮佛所說」的涵義。「雖見諸法無去來」在觀如所有性時，會遠離來去的戲論。如果來去有自性，則觀自性究竟的智慧應該會見其自性和戲論，但是沒有，所以龍樹菩薩說：在無漏智慧之下，以如所有性的角度，沒有看見來去的自性。

第一偈頌「此生幸得暇滿船，自他須度生死海，故於晝夜不空過，聞思修是佛子行。」——我們現有的暇滿人身是修持佛法最好的工具，因為人有堅強的意志力和辨別是非的智慧這兩個能力，具有修法的特質，所以人身是非常重要的。動物也有心力跟意志力，但是牠們的力量很小。人類透過智慧和心力，能讓自己承擔一切眾生的利樂。了知暇滿的重要，就如「入行論」所說：暇滿如船，能令自他從苦海中解脫，所以此處也說「暇滿船」。這必須依靠努力的聞、思、修，令自己好好的修持佛法，所以聞思修是佛子行。

「晝夜不空過」，在一天中有正修、未修兩個時段，在正修時讓自己好好思惟法的義理，讓心感受之。未修是指吃飯、睡覺等。我們如何讓自己一天 24 小時都能修學佛法？早上起來的時候，好好讓心靜下來，想想：我是追隨導師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所以我要幫助更多的人做善事利益他人；假如我無法幫助別人，至少也不要傷害別人。之後我誦經時不光只是詞意的誦讀，而是內心意樂的改善。白天工作時，依著早上所發的願，而去努力工作。晚上睡覺前好好思惟法義，並反省自己今天所行：如果做的好就隨喜自己，如果做不好就懺悔，並承諾明天不再造，那麼，睡覺時，心也在善法中，這樣就做到日夜不空過了。

愛我執的過患和愛他執的功德，正如《入行論》所提到的：世間輪迴中，一切的痛苦，都是從愛我執而產生；一切吉祥的、美好的都是由愛他心、無害他人的善行而產生，所以只要是壞的都是由愛我執而來的；只要是好的都是從愛他心而有的。（註：盡世所有樂，悉由利他生，盡世所有苦，皆由自利起。廣論，P.225。）

在修學道次第時，聲聞、獨覺及阿羅漢，只能圓滿自利，安住在自我解脫的涅槃中，無法利益一切有情，因為愛他的力量，不夠堅強的緣故。菩薩在修學道次第時，可以在剎那間累積無量的功德，有如此強大的心力是因為緣一切有情的心，希望一切有情可以離苦得樂的清淨意樂而能快速的累積資糧。如沒有一切有情，則菩提心發心的心力，無法如此強大，所以《入行論》中說：能從輪迴苦海中解脫是由至尊及一切有情而得到的。因為佛果是由希求利他的發心，加上希求佛的功德而成辦，所以成就佛果的功德上一半靠佛陀，一半由眾生。而得到此功德，因此在感恩佛陀時，也要感恩一切有情。否則即沒有道理。

龍樹菩薩在《寶鬘論》上說：佛果位的自利法身和他利色身，須有無量的福智功德方能成辦，所以須要具足四無量資糧—所緣一切有情無量、時間無量。「時間無量」是指：我們利益眾生的時間沒有限量。在此長久的時間裡，可以提起心力利益眾生，因為我們以強大心力的緣故，所以我們許下承諾而快速成就佛果（註原文：1.諸住無量時；2.為無量有情；3.求無量菩提；4.作無量善法。菩提雖無量，由四無量聚，無須經長時，如何不能得。）；另外一種人沒有此強大心力，覺得佛道太遙遠，所以想要快速的成就佛果，實際上，因為心力不夠，反而產生與佛果的境界更加遙遠的危機。所以我們應該如《入行論》說的：「乃至有虛空、有眾生，我一定要住在世間，為了盡除一切有情的痛苦。」（註原文：乃至有虛空，以及眾生住，願吾住世間，盡除眾生苦）

自己的身體、受用和一切安樂，從內心深處，都認為是屬於他人的，當有此想法時，心力會非常強大。在未證道諦功德前，不管是資糧道、加行道的菩薩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人，因有此心力而獲得殊勝的功德。達到十地菩薩位，或成就佛果位時，也是由此不可思議的心力而能廣大的利益一切有情，所以這個心力是非常希有的，值得讚歎的。

我們皈依的對象是佛陀，導師釋迦世尊有如此無量、殊勝的功德，反觀我們，又有何功德可與佛陀相比呢？佛陀，能遠離一切的過失成就一切的功德是因為愛他心；我們充滿一切缺失，由此缺點及所有的煩惱形成了蘊體。我們不想痛苦，卻無奈的受無量痛苦的原因是因為愛我心。我們一直想著自己的利益，從意識形成到現在，無始以來一直想要幫助自己，一切的離苦得樂都是為了自己，為了得到快樂，不惜犧牲一切有情，但是沒有得到真正的快樂。想想看：我們快樂嗎？如果沒有，問題出在那裡？這要好好的思惟！在思惟時、在夢中，都覺得「我是非常重要」的，這種唯有「我」的過分貪著，和「我是真實」的自性執著，我們總是站在「我」的立場下，傷害我自己。

佛陀也有我執，這是由「我」的認識而產生的，因為有我，所以有他，這種我的認知是不需要否定的，佛陀也會緣我而有我的念頭，這種我是不能、不需要、也無法破除的。因為每個人的立場都有我的概念，這是確實的而不是顛倒的。所以愛自己而求樂是可以的、需要的。成佛時有「自利法身」的原因在此。並不是說因為愛他，所以有關愛自己的事都不要做，正因為愛我，所以在自利和利他的比較中發現利他較為重要，這並不是要對自己毫不理睬，因為不在乎自己則不會在意他人，所以首先要愛自己，進而愛他。因為愛自己，加上離苦得樂的推動，佛以智慧找出愛自己的方法--在自利、利他的事業中，應以自利較為重要，以此認識來愛自己、行善，可圓滿一切功德。愛自己是需要的，但是方法錯誤，我們在自利利他的比較中，永遠不要他人，在此狹隘的思想下，反而綁住自己讓自己受苦，糟蹋自己的究竟目標，有時候我會一半開玩笑，一半認真地說：真正為自己的就是菩薩，因為菩薩的內心深處是完全為他人著想的利他事業，所以菩薩非常善巧地成辦自己的功德事業。相反地，我們因為無明、愚蠢，只為自己而不在意他人，所以痛苦源源不斷。總之，菩薩是非常為自己著想的。

「我」這個強烈的念頭不一定是壞的，這是需要的，為了利益一切有情，所以我有承擔一切有情利益的責任，我願意做而且我想做的念頭是應該的，為了他們而有強大心力的我之概念是合理的；但是，因為無明而有，因為有我而傷害別人不在乎別人，則是必須斷除的，這是所有惡罪的禍害。

總而言之，從無始至今，真實的執著和愛我的執著，一直深沈地存在我們的內心中傷害我們，所以

無奈的受到此二執著的傷害而痛苦無量，如果這兩種情緒、執著不斷除的話，未來必會傷害我們而令我們痛苦，所以我們對此二執著必須視為仇敵而斷除之。如何斷除呢？首先須保持距離再對治之，但是這對治非由發願、迴向而來，非由早晚課誦、修法而來，非由禪定而來。愛我執的對治是愛他心，真實執著的對治是空正見，所以佛陀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的精髓是菩提心和空正見。

所以為了能生起愛他的菩提心，我們應該多多閱讀龍樹菩薩的《寶鬘論》和寂天菩薩的《入行論》，透由內容的學習和實際的修持，才會生起極大的覺受；為了能生起空正見，我們必須學習龍樹菩薩所寫的《中論》，提婆菩薩著作的《四百論》以及如實解釋龍樹父子的月稱菩薩的著作，如此的學習，我們就能生起空正見。

至尊的龍樹菩薩是那蘭陀寺大論師之頂嚴，所以無論是漢系或藏系佛教徒，有機緣能看到龍樹菩薩的論典是非常難得的機會。如同龍樹菩薩的善巧論典所說的：當勝義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有覺受等，再看其他經續的論典，將會體會其中深奧的內涵，所以菩提心有如一把鑰匙打開了經續之門而更能體會其內容。如此的了知愛我執的過患和愛他執的功德，加上數數的思惟串習，則無論眾生對我們的表情如何，我們都會對一切有情產生悅意的愛心。

這時候可能會有一種矛盾或鑽牛角尖的想法：我有什麼理由要承擔這一切眾生的苦呢？他們又不認識我，這樣做豈不是很無聊嗎？他們沒有幫助我，又不認識我，為何要幫著他們、在意他們呢？生起這想法時，應思惟：假如我們愛一個對象或重視這對象時，會要求對方愛自己我們才尊重他嗎？假如是的話，涅槃果位是無為法，並沒有任何的想法要愛我們、幫助我們，但因為涅槃的功德、利益是快樂的，所以我們追求涅槃、想得涅槃，同理，空性、道諦，它並沒想要如何幫助我們，但由於我們可依此獲很大的功德而想證得空性與道諦的功德。所以，想證聖者的功德更應尊重一切有情，無論他對你好或對你壞，一切的有情都會讓你獲得無邊成佛的功德利益。

就如同我手上的手錶，我非常的在意它、珍惜它的原因是因為它對我有幫助，而它並沒想到要幫助我，這錶在我睡時或醒時，日夜的跑著，不是只戴在我手上才會跑，在仇人的手上也會跑，縱使戴在不認識的人的手上也會繼續跑，我願意去擦它使它保持乾淨，並把它放在不潮濕的地方，是因為它對我有幫助的緣故。

這時，可能又有另一個問題，當對方不想幫助我時，我們有理由幫助對我們有利的人，但仇人傷害我、困擾我，那我有什麼理由去幫助他呢？一般而言，對自己好，愛自己的人，遇到苦時，我們會悲憫他，遇到快樂時，我們會替他歡喜。對自己喜歡的人生慈悲心，不必刻意的作意，大家都有，甚至沒宗教的人、動物也都有。而我們是佛教徒又追隨佛陀導師的教誡法，他教我們要對傷害我們的人生慈心。假如我們所學的慈心與常人的慈心是一樣的話，那我們所修的法就不是與眾不同，這裏要求的慈心是不共的，我們是佛陀的弟子，要學佛陀對敵人應該生起慈悲的力量。

以另一角度思惟悲。佛果位的功德，一半屬於佛陀的教導，一半由有情而得到。仔細想，我們皈依佛，對佛產生強烈虔誠的心，這對佛沒有幫助，如果對別人、一切眾生生慈悲心，反對他們有幫助的。所以對佛生虔誠的信心，倒不如直接對眾生幫助是更有利的。

如是反覆的思惟、去想、去做，自然對自他相換有更深的體悟。這不是一下就做得得到，但長期努力是可獲得改善的。自他相換並不是把自己變成他，把他換成自己，而是把愛自己的心轉到他人，把排斥他人的心轉向排斥自己。「排斥自己」就是在他利自利比較下，抉擇他利是比自利更重要之後去修取捨。

龍樹菩薩在《寶鬘論》中說：由悲心希望讓自己取代一切眾生的痛苦及苦因叫做「取」。由慈心把自己的一切快樂、善業回向一切有情，捨於有情叫做「捨」。取捨次第無固定。悲心是希望眾生的苦由自己承擔，自己的一切善與一切眾生分享。雖然很困難做取捨，但透過取捨的修持，可令我們的心力變強大。佛因此心圓滿無邊資糧，使弟子獲得相當的利益。

所以反覆的修持取捨會令我們的心力變得非常強大，有時候覺得修取捨，可使自己累積無量資糧。而眾生苦反正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，這樣的想法是沒有作用的，由心深處真正想取代一切苦，將自己好的回向一切有情，由心做起才可累積無邊資糧，由愛我執去做的取捨是無明的取捨。

因為如此取捨，愛他人的離苦得樂是我的責任的心力就會生起，可是我們現在憑什麼力量幫助他們？除了自己的發願，此外無實質可幫助的，這是非常困難的，佛會說，眾生的惡業、苦非由甘露水可洗除，非用手可去除。那要靠什麼力量幫助眾生離苦得樂？佛由此宣說真理，過去的佛如此，現在的佛也如此，所以佛說解脫，至於會不會解脫就看你們。為你們宣說解脫之道，這道理自己要先知道，自己先了解才能教別人，因此要給眾生圓滿的利益，我們必須成就無上菩提的發心。

所以「菩提心」的生起次第是先讓我們自己了解菩提心的修法及內容。之後產生精進，如是不斷地串習、反覆修學，之後會感受到「我只要努力，菩提心應該會生起」的想法。再繼續修學下去，遇到因緣時，我們只要努力想，就會生起強而有力的覺受。若沒仔細想時，感受不會生起，此為蓄意、刻意的菩提心。再反覆不斷地長期串習，之後遇因緣時不須刻意花心力去想，菩提心的感受自然流露，稱為任運菩提心，此為真正菩提心發起之量。

同樣以「空正見」而言，無論看到悅意境或不悅意境而生起貪、瞋時，會覺得作用真實從境上產生，會完全相信諸法真實從境上而有，生起完全真實的執著。透由《中論》的學習，反覆不斷聽聞中觀正見的解釋，會生起「咦！真的是這樣的嗎？」這時已去除了完全真實的執著，內心產生了疑惑的狀況。再反覆不斷串習生起「應該是無自性才對！」的想法。再繼續反覆串習完全通達空性，這是比量證得空性。當反覆不斷串習，對空性的二相慢慢消除，對空性的現象越來越清楚之後，就能現証空性。現証空性時，剛開始根本定和後得道是有次第生起，之後反覆串習，根本定及後得道可以在同一時間一起成辦，我們的心會隨著因緣愈來愈細微，功德愈來愈增長。

這種證量，也就是福德資糧的「菩提心」和智慧資糧的「空正見」，這二者是成佛的二十大主因。因為這二者，所以証得佛果時，由空性而成就自利法身，由菩提心而成就他利色身。因為因果論，所以在緣起下能產生這樣的因果作用。因為菩提心與空性而成辦二種資糧，最後成就二種果位。密乘功德也是透過菩提心和空性的基礎下才能獲得密乘的成就，沒有這二者，密乘成就是不可能的。

密乘講「生起本尊」是以空性智慧淨除凡夫相，不是叫我們什麼都不必想。沒有空正見，本尊就無法觀修，依緣空智慧觀本尊之修持，若無空正見則不能成辦。而且觀修本尊的目的是為了成佛，沒有菩提心縱使有強而有力的空正見，也不可能成佛，所以密乘的成就也是建立在菩提心之上。這是密乘最下限的基礎，所以般若波羅密多(顯教)的菩提心和空正見必須成辦，才能進入密乘的修持。

接下來的《佛子行三十七頌》是針對菩提心及空性作修行的菩薩而宣說每日的菩薩行。

十二、「彼縱因貪親盜取，或令他奪一切財，猶將身財三時善，迴向於彼佛子行。」

獲得財富會高興，沒獲得財富就會痛苦，此偈針對世間八風的前二者利衰，說出對治。

十三、「吾身雖無少過咎，他人竟來斷吾頭，於彼還生難忍悲，代受罪是佛子行。」

遇苦會不歡喜，遇快樂則歡喜，所以針對世間八法的後二法苦、樂做對治，對傷害你、讓你受苦的人應更加觀修慈憫心。

十四、「縱人百般中傷我，醜聞謠傳遍三千，吾猶深懷悲憫心，讚他德是佛子行。」

有名望時我們高興，沒名字時我們便痛苦，這是對世間八法的「稱、譏」說出對治。

十五、「縱人於眾集會中，攻吾隱私出惡言，於彼還生益友想，倍恭敬是佛子行。」

別人讚賞你，你就歡喜，不讚賞你，你就痛苦，此針對「毀、譽」二法對治。

十六、「我以如子愛護人，彼若視我如寇仇，猶如母對重病兒，倍悲憫是佛子行。」

說明逆緣轉道用的方法。「我以如子愛護人」，我以愛自己兒子的愛心關懷對方，但那些人以如同仇人的角度看我。「猶如母對重病兒，倍悲憫是佛子行」說到了這種修持。

十七、「同等或諸寒微士，雖懷傲慢屢欺凌，吾亦敬彼如上師，恆頂戴是佛子行。」

針對與自己平等的對象說出應觀修慈愛的方法。

十八、「雖乏資財為人賤，復遭重病及魔侵，眾生罪苦仍取受，無怯弱是佛子行。」

十九、「雖富盛名眾人敬，財富量齊多聞天，猶觀榮華無實義，離驕慢是佛子行。」

當我們過度貧窮或富裕時，會有造成修法障礙的危險。此二偈說明應如何把此逆緣轉為道用的方法及修持。十八偈說即使我們非常貧窮，也不能放棄菩提心。十九偈說當我們富裕時，不應生起慢心也不能放棄菩提心。

二十、「倘若未伏內瞋敵，外敵雖伏旋增盛，故應速興慈悲軍，降伏自心佛子行。」

二一、「五欲品質如鹽鹵，任幾受用渴轉增，於諸能生貪著物，頓時捨是佛子行。」

針對我們生起瞋心或貪心時，應如何把逆緣轉為道用的方法。二十偈針對「瞋心」而說；二十一偈針對「貪心」而說。

以上講「世俗菩提心」的修持，也就是無論任何逆緣都可以轉為菩薩行的修持。接下來是「勝義菩提心」的修持方法。「勝義菩提心」可分為二種。一是「根本定」的勝義菩提心，另一是後得道的勝義菩提心。「根本定」以二種宗義的角度作解釋：一是「自續派」所說的無自性的中觀正見，另一是「應成派」所說無自性的中觀正見。

二二、「諸所顯現唯自心，心體本離戲論邊，知已當於二取相，不著意是佛子行。」

心與外境是同性，可是同性之理不以唯識派所說有真實，本身也是無真實的戲論。所以遠離外境的粗分法無我以及心無真實的粗分法無我。「知已當於二取相」，若了知此二無我之理，應入定中，此二的無我相，不應貪著。上述是自續見解。應成對「諸所顯現唯自心，心體本離戲論邊」的解釋是，一切法都是由意識安立而有，能取的意識也是無自性所安立的戲論。如果了解內外二法的無自性，此為應成安立無自性之理以勝義菩提心而作觀修。

二三、「設若會遇悅意境，應觀猶如夏時虹，雖現美麗然無實，離貪著是佛子行。」

二四、「妄執實有起憂惱，諸苦猶如夢子死，故於違緣會遇時，觀為虛妄佛子行。」

後得道的觀修。因為了解無真實或無自性，縱使看到好，也覺得好而不貪；縱使見到壞，也覺得壞而不會瞋、不須瞋。

接下來的六偈即六度修持。

二五、「求覺尚需捨自身，何況一切身外物，故於身財盡捨卻，不望報是佛子行。」是布施度。

二六、「無戒自利尚不成，欲成他利豈可能，故於三有不希求，勤護戒是佛子行。」是持戒度。

二七、「欲享福善諸佛子，應觀怨家如寶藏，於諸眾生捨怨心，修安忍是佛子行。」是忍辱度。

二八、「唯求自利二乘人，猶見勤如救頭燃，為利眾生啟德源，發精進是佛子行。」是精進度。

二九、「甚深禪定生慧觀，能盡除滅諸煩惱，知已應離四無色，修靜慮是佛子行。」是靜慮度。

三十、「無慧善導前五度，正等覺佛不能成，故具方便離三輪，修智慧是佛子行。」是智慧度。

接下來是勸發增上意樂，所說的四法從三十一偈到三十四偈。三五、三六偈則說到正念、正知的修持。三七偈迴向文。此說明佛子行不應只為自己，應為利益一切眾生而作廣大迴向。最後四偈是最後的結語，也就是論典根據的內容。

三一、「若不細察已過失，道貌岸然行非法，故當相緒恆觀察，斷已過是佛子行。」

三二、「因惑說他佛子過，徒然減損自功德，故契大乘諸行者，不道人過佛子行。」

三三、「貪圖利敬互爭執，聞思修業將退失，故於親友施主家，離貪者是佛子行。」

三四、「粗言惡語惱人心，復傷佛子諸行儀，故於他人所不悅，絕惡言是佛子行。」

三五、「煩惱串習則難治，勇士明持正念器，貪等煩惱初生時，即摧壞是佛子行。」

三六、「隨於何時行何事，應觀自心何相狀，恆繫正念與正知，修利他是佛子行。」

三七、「為除眾生無邊苦，勤修諸行所生善，咸以三輪清淨慧，迴向菩提佛子行。」